

一座陸蟹與陸寄居蟹的繽紛島嶼
聖誕島

Christmas Island - the home land of terrestrial and hermit crabs

陳淯茜 / 國立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系研究助理
Yu-Cian Chen

編按：聖誕島位於南緯10°的印度洋上，於1643年12月25日（聖誕節）由英國船長所發現，位置接近印尼爪哇島，卻屬澳洲政府管轄。該島氣候有乾、濕季之別，無明顯四季之分。聖誕島以數以千萬計的紅地蟹遷徙、釋幼場景聞名於世，其釋幼時機約莫在雨季（約11月至隔年4月）開始的1個月後。2012年聖誕島的雨季於12月開始，作者在2013年1月隨螃蟹研究學者及攝影團隊登島，主要記錄當年紅地蟹遷徙釋幼的壯觀場面。返國後就其見聞，化為精彩圖文，冀望與讀者分享這因陸蟹與陸寄居蟹而受矚目的聖誕島。

崖上，吹著海風，給人直接的印象是心曠神怡。有機會飛到南半球的赤道南邊的一座島嶼上，不是只為了那心寬的感覺，而是為了那色彩繽紛的諸多陸蟹及陸寄居蟹。島上的人們通常以顏色來簡單區分這些螃蟹：紅的、紫的、藍的及橘的。島上的海邊和森林住著許多螃蟹與陸寄居蟹，牠們或許沒有亮麗的名字，但色彩變化多樣，棲息在島上的每一個角落中。在這樣神秘小島探險，後方彷彿有著無限的火花等著我。





藏身在兩端珊瑚礁岩塊間，內凹的秘密沙灘Dolly Beach。

聖誕島的洗禮

感受聖誕島的洗禮，不論是陽光、水還是土壤……

南緯10度的島嶼，只有雨季與旱季差異。雨季來臨，原本乾燥悶熱的森林，在一場甘霖後，吐露出大自然的芬芳，空氣中布滿著淡淡的泥土味，那是從雨過天晴後，樹冠層透射下來的陽光，將土壤中的水分給蒸散到空氣中的氣味，不但帶來涼意，還伴隨著一股清香。

陽光從樹林細縫中透出一束束的光芒，讓我不禁抬頭仰望那數十公尺高的欖仁樹(*Terminalia catappa*)。樹林中傳來鳩鴿科(Columbidae)鳥類低沈渾厚的叫聲，是聖誕島帝王鴿(*Ducula whartoni*)千年不變的吟唱，好像在歡迎我們的造訪。走在綿延的木棧道，到盡頭前約20m吧，帝王鴿叫聲慢慢地被海浪拍打岩礁上的聲音所取代，也讓人的心情隨之振奮。鑽過海岸林的最後防線，習慣了林下昏暗光線後的雙眸，在出了林投(*Pandanus odoratissimus*)灌叢隧道，自然的瞇了起來。等到適應光線後，映入眼簾的是那蔚藍的大海與淡藍色的天空。海風輕輕地吹拂在臉上，隨之而來的是撲鼻海鹽。當我回過神來，發現自己就站立在高聳的海崖邊。向下望去，已經在海邊的夥伴，早已漫步海灘上，一波波的浪花打在腳上，尋找他10年前第一次到聖誕島上的回憶。

紅洩？紅蟹！

隨著雨季來臨，陸蟹與陸寄居蟹也開始忙碌了起來，水是牠們活動、遷徙及繁殖最關鍵的因素。此趟旅程，牠們就是我們的重點觀察物種，為的是這些螃蟹們遷徙時的空前盛大場面。

不少人聽過聖誕島的名稱，島上住著一群全身紅通通的陸蟹—紅地蟹(*Gecarcoidea natalis*)。每當繁殖季節開始時，上千萬隻的紅地蟹會從內陸遷徙到海邊，密密麻麻的紅地蟹，樹林下、海崖上和沙灘上多到看不見邊際的壯觀場面，讓許多人嘆為觀止，更被著名的英國BBC生態影片製作人大衛愛登堡爵士(Sir David Attenborough)視為一生中最難忘的景觀之一。也因其棲息地的緣故，以及一身鮮豔的紅，所以有人稱牠們為聖誕蟹。



掛在Greta Beach海崖上的紅地蟹等待釋幼時機的到來。

天還沒亮，趁著夜色，來到了海灘。海崖上滿滿的紅地蟹像是舞臺上高高垂掛的紅布幔，等待時機成熟，走向牠們的伸展臺，而海灘正是牠們的舞臺。為了不影響紅地蟹正常釋幼的時間，我們靜悄悄地來到海邊，隱約中，可以看見聚集越來越多的紅地蟹，讓原本反射月光的白沙灘，漸漸地在我眼前消失，此時就像準備表演前，舞者將後臺擠得水洩不通，大家比肩而立，有些直接跨越同伴身體，為的是能夠取得最佳位置，在舞臺上大展身手。清澈的海水，迅速地被數以萬計的紅地蟹蚤狀幼蟲(zoea)渲染成紅褐色波浪。

接近破曉，筋疲力竭的螃蟹媽媽們，紛紛停留在沙灘或是礁岩上休息，稍作喘息後，才又重回海岸林中。但也有少部分的螃蟹媽媽，在用盡全力繁衍子代後，就隨著海浪，回到大自然的懷抱中，化成養分再次滋養其他的生命。

紅色海岸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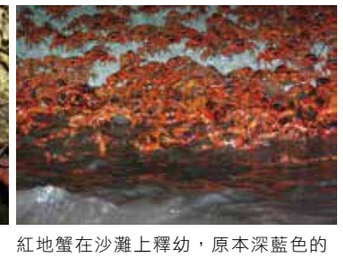
繼紅地蟹釋幼後，我們繃緊著神經，靜靜地等待再一次的奇蹟。約莫1個月後的某個早晨，工作站的電話急促地響起，吵醒還在睡夢中的我，帶著沉重的身軀，快步地前往交誼廳接電話。話筒那一方傳來帶有



抱卵的紅地蟹。



紅地蟹倒立釋幼入海。



紅地蟹在沙灘上釋幼，原本深藍色的海浪，被滿滿幼蟲渲染成灰褐色。



▲ 紅地蟹大眼幼蟲回到岸上 海岸渲染成一片紅。



紅地蟹什麼都吃，隨手可得的就是林下落葉。

含糊口音的英文，沒睡醒的腦袋中只迴盪著一堆英文字母，一時竟無法辨認是國家公園的工作人員。聽著對方大概說了三遍的"baby crab come back"，我才驚醒，與他再次確認後，我們立刻出發前往海邊。

接下來的一週，陸陸續續接獲小螃蟹回到岸上的消息，島上只要人能夠抵達海邊的海灘，都有小螃蟹回來的捷報。當地人也說：太驚人了！已經有10多年沒有看到這樣的景象，真是再好不過。我們選了一天前往島上的West White Beach駐紮，準備在第二天日出時，見證海灘上的奇蹟。天都還沒亮，就聽見帳篷外伙伴的呼喊，我的睡眼還惺忪著，用力眨了幾次雙眼才清醒。

帳篷外布滿著小螃蟹，按下快門後靜靜聆聽著牠們移動的聲音。當太陽光照射在海灘上，長長的海灘已是滿滿的小螃蟹，由珊瑚碎塊組成的West White Beach，此時可以改名為West Red Beach。

小螃蟹們搶著在陽光還不是很強烈前進入海岸林中，展開牠們第一次的遷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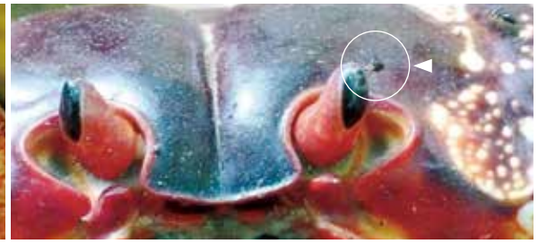
淵源

聽過聖誕島的人，印象都是停留在島上的紅地蟹，當地人就簡單稱呼牠為紅螃蟹。記得在大二那一年，系上來了一位新老師，負責教我們生態學。第一堂上課，投影片上那鮮豔的紅色螃蟹，讓人眼睛為之一亮，再加上崖壁上倒掛金鉤的螃蟹，讓我一直在思索，難道這位老師有練就一身的好輕功，可以飛簷走壁？

幾年後，證實了我的猜測。墾丁地區的陸蟹調



一隻黃瘋蟻爬上紅地蟹的背上，攻擊的第一步就是使用蟻酸將紅地蟹弄瞎。



黃瘋蟻會在紅地蟹的眼睛注入蟻酸，使其失去視覺。

查，讓我見識到劉烘昌老師在珊瑚礁岩上疾馳如風的模樣，也讓在後方手腳並用還追趕不上的我傻眼不已。1年多前，因為參與公共電視臺的拍攝行程，我終於也來到聖誕島。10年前劉老師因一篇新聞報導提及：「聖誕島的紅地蟹因外來入侵種黃瘋蟻(*Anoplolepis gracilipes*，俗稱Yellow Crazy Ant)肆虐，導致數量減少了一半。」當時就決定立刻前往聖誕島。10年過去了，受到電視臺邀約，再次踏上這座島嶼探訪紅地蟹。雖然澳洲政府採取了嚴格的管理措施，仍無法抑制黃瘋蟻的擴散，牠們的勢力範圍更加擴大，使得紅地蟹的生存危機日益劇增。

走下海崖邊的鋁梯，第一次踏上聖誕島的沙灘，不知如何形容心中的那種激動。海岸只有不到300m寬的海灘，兩側就是海崖，因為長時間被海浪沖刷侵蝕的結果，呈現出內凹的海蝕地形。望著那內凹的崖壁，是再熟悉不過的景象，這不就是老師上課照片裏的畫面嗎？不就是那幾張紅螃蟹懸掛的海崖。

2013年1月，算好聖誕島第一場大雨(2012年12月初)後的一個月，正是紅地蟹母蟹前往海邊釋幼的時段，我們隨著公共電視臺「我們的島」節目製作團隊前往聖誕島。才抵達島上的小型機場，就到處可見紅地蟹的照片或標記，道路上的警告標語提醒著用路人小心螃蟹，因為整個島都是紅地蟹的遷徙路線，在島上的任何角落都可以遇見紅地蟹。在遷徙的高峰期，許多螃蟹經過的道路都會被封閉，禁止所有的車輛進入。某些需維持開放的路段，國家公園管理處則設置動物廊道或天橋給陸蟹們使用，並利用圍籬將陸蟹導引至動物廊道或天橋，以避免



遭路殺的椰子蟹。



為了紅地蟹的遷徙，國家公園管理處在雨季來臨時，將島上高原的道路完全封閉。路的另一端是只有螃蟹可以行走的世界。



椰子蟹警告標示，椰子蟹的移動力很好，卻也常成為輪下冤魂。



紅地蟹專用天橋。

螃蟹枉死輪下。不過即使國家公園管理單位處處用心，還是有部分的路段，紅蟹就是不願意走向動物廊道，多數還是躲不過路殺的命運。

在下榻的旅店後院，看到幾隻紅地蟹在洞口活動，超興奮。之後我們開著兩臺四輪傳動車直到道路封閉處停妥，走入森林步道，隨處可見紅地蟹，每走一步，就有幾隻在路上閒晃、喝水、攝食，有些被我們的腳步聲嚇得直衝森林陰暗處。再走上一小段路，就已經司空見慣，不再為幾隻紅地蟹而興奮不已。除了紅螃蟹外，偶爾也會有幾隻緊張的快速通過，混雜在紅螃蟹群中的藍色螃蟹。

翩翩藍天

這些藍色螃蟹，身上沾滿了灰黑的泥土，令我想起了灰姑娘的故事。牠其實身著藍衣，有著夢幻名字—藍天圓盤蟹(*Discoplax celeste*)。當地人簡單的稱呼牠為Blue Crab。因為身上覆蓋一層厚厚的泥土，我對Blue Crab的印象只覺得牠長得很像毛足圓盤蟹(*D. hirtipes*)。沒想到在一場大雨過後，厚厚的泥土褪去，瞬間由灰姑娘變成優雅的公主。其實藍天圓盤蟹一直都被認為是毛足圓盤蟹，直到2012年才由新加坡和法國學者發表為新種。

聖誕島西邊的峽谷區—The Dales，由七座山谷組成，有淡水湧出形成地表水流流向大海，這裡是藍天圓盤蟹最大聚落所在地。聖誕島表層大多由石灰岩組成，落下的雨水遇到多孔隙的珊瑚礁岩地表，會快速地滲入地下。在地下孔隙間流動的水碰到底層的玄武岩時，因無法繼續向下滲透，只好順著玄武岩表層流動，最後在玄武岩露頭處以泉水的形式湧出，進而匯集成溪流。匯入大海的淡水，讓在海洋完成脫殼變態的藍天圓盤蟹大眼幼蟲(Megalopa)，可以在茫茫大海中找到指引的方向，藉由微小鹽度的差異，得以登陸返回島嶼。

聖誕島上的地下水含有高濃度的碳酸鈣，在經年的累積下，使得其中一個Dale形成一座充滿著碳酸鈣結晶的石灰岩瀑布。在只有涓涓細流的碳酸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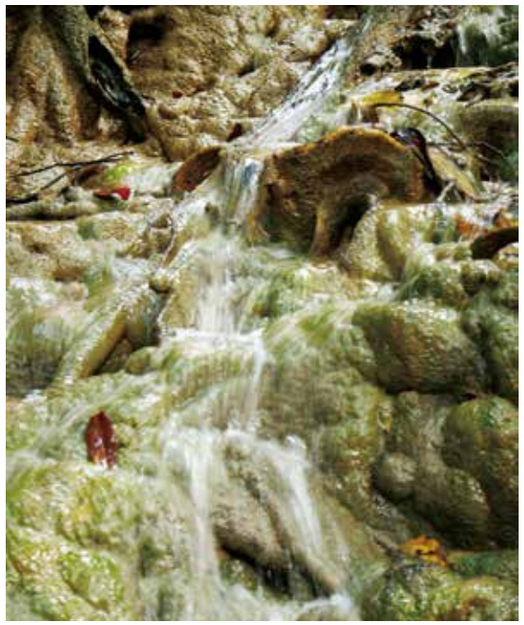
身上沾滿灰黑泥土的藍天圓盤蟹。



褪去泥土的藍天圓盤蟹。

結晶河床上，生長著高聳的大溪地醋栗(*Inocarpus fagifer*)，樹根緊緊抓著底部的石灰岩，成群矗立在河上，並在地表形成像紅樹林植物一般的複雜根系，宛如動畫電影「風之谷」裡的腐海底部。樹根周遭的大小洞穴就是藍天圓盤蟹的家，看著大大小小的牠們，努力地生活在島上，心中不由自主地感動了起來。

金黃色的斜陽，從樹縫中透出的光影，雖然有些刺眼，但也帶來一些溫暖，讓這個峽谷變得有如夢境般的世界。我開始有點羨慕我腳邊的這群藍天圓盤蟹，住在一個這麼美麗的峽谷裡。這個大家族不知在此經過了多少個世代，從1cm不到的幼蟹到比手掌還大的成蟹都有，連劉烘昌老師都說這樣完整的圓盤蟹族群非常少見。



石灰岩流水。



聖誕島位於赤道附近，少有強風的吹襲，加上豐富的磷礦，使得植物長得非常高大。



斯氏陸方蟹。



格雷陸方蟹抱卵母蟹遇見潮池竟停下來開始釋幼了。



毛足陸方蟹較為扁平的身軀，可以輕易地躲入岩礁隙縫中。

我們在溪谷岸邊等待黑夜降臨，準備在這裡進行夜探。才剛吃完手中的飯糰，卻發現蚊子也在我的腳上完成了牠的晚餐，感謝牠們讓我還有飯後甜點「紅豆冰」可以享用。這時候天空開始下起大雨，舒緩了森林裡的悶熱氣息，更有助我們尋找聖誕島最神秘的螃蟹—樹蟹(*Labuanium vitatum*，俗稱Tree Crab)。可惜的是這一趟旅程下來，完全沒有樹蟹的蹤跡，也令人更憂心，牠們是否依舊生存在這個島上？

顏色多樣的陸方蟹

島上的陸方蟹屬(*Geograpsus*)計有3種，分別有著鮮豔的紅色、黃色和紫色，從身體顏色就可以輕鬆區分牠們，當地人則把這類螃蟹稱為Nipper。陸方蟹的身體與其他陸蟹相比顯得相當的扁平，讓牠們可以很輕易地躲藏在岩縫中。

被當地人稱為Little Nipper的是格雷陸方蟹(*G. grayi*)，牠很敏感，有一點點風吹草動，就會高舉雙螯，快速地移動。在3種陸方蟹之中，雖然牠的體型偏小，卻很有凌人的氣勢：一遇到危險，總是高舉雙螯擺出威嚇姿勢，想不發現牠也難。牠還有一個名字Monster Crab，與牠小巧的身軀很不相符。牠的移動速度極快，想要好好地替牠拍張照片，常常都是模糊的畫面。當你對牠有不良企圖時，牠可是會以大螯向你揮舞，甚至毫不客氣地把雙螯當做見面禮送你。也因為這類螃蟹夾人極痛，因此也不難理解為何當地人會將這3種螃蟹取名為Nipper crab。雖然其他2種Nipper（毛足陸方蟹*G. crinipes*及斯氏陸方蟹*G. stormi*），常機靈地躲藏在岩縫中，並不會像Little Nipper對我們做出威嚇的動作，但要拍到牠們的身影，也得高度戒備著按下快門的時機。

聖誕島上的格雷陸方蟹與臺灣的個體，雙螯的顏色有些差異，臺灣的格雷陸方蟹，全身到雙螯都是鮮豔的紫，但聖誕島上的格雷陸方蟹雙螯顏色較淡，甚至有些接近米白色。第二次再訪聖誕島時，幸運地遇上格雷陸方蟹的釋幼期。每一種陸蟹的釋幼時機及釋幼行為都有點不同。能夠目睹到格雷陸方



聖誕島上另一種紅色的陸蟹，名為Jackson's Crab，背甲只50元硬幣大小。

蟹的釋幼，讓人心情相當愉悅。

這天晚上是在愛瑟海灘(Ethel Beach)，這座海灘是由珊瑚礁岩與沙子共同組成的海灘，海浪剛好就打在岩礁與沙灘的交界處，陸蟹媽媽比較不必擔心海浪的沖襲，可以用步足緊抓住礁石，放心的釋幼。原本動作很快很敏感的格雷陸方蟹，沒想到要下海釋幼時，卻是緩緩地來到海邊，慢慢地搧動牠們的腹部。我觀察到的這一隻母蟹爬下崖壁前往水邊的中途，進到了一個潮池，就不再前進了。打算在這裡釋幼嗎？還是只是泡泡水來濕潤一下鰓與卵呢？沒多久，牠開始輕輕地緩緩地搧動腹部，睜大眼睛的我，瞪著潮池中的水向同伴大喊：「有蚤狀幼蟲耶！」沒想到牠就在這樣的環境中釋幼了。因為時間的關係，我拍了幾張照片，也錄下格雷陸方蟹母蟹搧動腹部的動態影像，就不打擾牠繼續釋幼了。

起司與蕃茄

在聖誕島上，物資都必須依靠進口，新鮮的蔬果相對來說就非常珍貴。年年升值的澳幣，讓聖誕島的物價變得更高。為節省開銷，三餐只好自己解決。大家都發揮個人創意，製作特別的私房料理。雖是這樣說，其實也只是幾道簡單的家常菜。最常吃的是既簡單又快速的三明治，火腿肉是基本食材，其他就依手邊有的食材，從果醬、美乃滋、花生醬到包心菜、洋蔥、番茄皆可，最後放上double cheese，這就是聖誕島一天活力泉源。有時候還會多做幾個三明治帶上路，以免走在海邊聽著浪漫的海浪聲，肚子卻是打著星際大戰的戰鼓聲。

海灘上巡邏，螃蟹出現的數量及種類不一，多時手忙腳亂，少時閒得發慌，唯一都不缺席的螃蟹是毛足陸方蟹。毛足陸方蟹的體色從頭到腳都是黃褐色的，理所當然爾，當地人也就簡單的稱呼為Yellow Nipper。在海邊並不難發現牠的蹤跡。岩縫中，紅紅的雙眼會盯著你看，然後慢慢地移動，在你恍神時，又躲進另一個的岩縫中。此趟旅程，很可惜沒有遇到牠的繁殖個體，但牠像那double cheese一般，一片嫌太少，兩片剛剛好，三片會發福。每天都會出現2隻，富足我每晚的心靈。

在島上紅通通的螃蟹可不只1種，可以與紅地蟹媲美的還有2種，但牠們卻像島上珍貴的蔬果一番茄一樣，數量並不是很多。2種紅螃蟹中，大隻的是斯氏陸方蟹；小隻的則是名為Jackson's Crab的相手蟹(*Karstarma jacksoni*)，兩位神秘客躲藏在岩縫中，長長的步足，紅紅的背甲，不論是在沙灘上或是懸崖邊，很容易就顯露出自己的行蹤，被自身的鮮紅體色給出賣了。這兩種螃蟹比較，Jackson's Crab的步足又再更長一些。偶爾出現在沙灘上的Jackson's Crab都是來釋放幼蟲的，讓我們開了一個小眼界，因為這一種螃蟹是臺灣沒有的物種。小隻又動作迅速在漆黑的沙灘上爬行，想要好好對焦拍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探險聖誕島

薄暮時分，駛著的四輪傳動車，帶著我們期待滿滿的心情前往海灘。在到達海灘之前，必須經過聖誕島特殊的海階地形，聖誕島就像是一個金字塔一般，由海邊到內陸，是由一階一階的懸崖與海階形成的島嶼，從每一海階不論是下或是上抵達另一個海階，都必須要用四輪傳動車的2檔，甚至是1檔才能安全地前進。雖然不是第一次在林道中開車，但對只開過都市小車的我來說，還是一種挑戰，不過我可是相當樂於接受這樣的歷練。

人車一體的駕馭在石子路面，耳邊聽著莎拉布萊曼的曼妙歌聲，跟著音樂的節奏，閃避路上坑洞、石頭還有各種動物。越是接近傍晚，林道中就有愈來愈多緩慢移動的障礙物，有時甚至必須有人下車前導，車子才有辦法前進。這些障礙物都是上了年紀的爺爺—椰子蟹(*Birgus latro*)，要請牠們回到林中不難，輕碰牠的觸角就會使牠們後退，但是要小心牠那一對有力的拐杖：第一對步足，頻頻向我們揮舞著。就這樣前導人像是牽著馬車般，引領我們到達停車位置。

背著大家的帳篷、糧食及礦泉水，進入Dolly Beach露營區。去Dolly Beach的路程不算遙遠，但單程還是得花上快1小時。不過這趟路並不會孤單無聊，步道的兩旁，滿地都是紅地蟹和藍天圓盤蟹、高舉雙螯的格雷陸方蟹，以及許多比排球還大的椰子蟹，夾道歡迎我們的到來。偶爾會有觀光客及釣魚客進入，並不常有人願意辛苦揹著帳棚來此露營。唯二是當地的國家公園工作人員和因為隔天放假的一家三口。因此我暗自決定，這裡就選做我的天堂海灘。彎過最後一個岬角，可以在棧道上眺望整個海灘，每一次經過，我都會忍不住停下腳步，多看幾眼，享受海鳥所擁有的風景：俯瞰整個海灘。Dolly Beach兩側有隆起的珊瑚礁海崖，但沙灘並不十分寬闊，沙灘外圍也有珊瑚礁岩與玄武岩阻擋波浪直接拍擊海灘，退潮時會露出大大小小深淺不一的潮池。高潮線上的沙灘則棲息著角眼沙蟹(*Ocypode ceratophthalma*)等多種沙蟹。當我雙腳踏在Dolly Beach柔軟沙灘上時，早已汗流浹背，小腿肌肉也僵硬緊繃。但怎麼能只用腳底板來感受沙子的溫暖與舒適呢？我丟下身上的包袱，讓沙灘去支撐整個無力的身軀。椰子林中緩緩流出幾條水量不大的溪流，選擇一條水量最大的小溪，做了個簡單的攔水壩。所以玩水，不！是觀察螃蟹戲水的地方就有了，洗澡的地方也有了，搭起帳篷，這裡就是我們的野外研究基地營。



椰子蟹吃椰子。

強盜蟹

就在此時，椰子林中出現窸窸窣窣的聲音，還在享受陽光的我，被同伴的驚呼聲拉回現實，原來是椰子蟹發現了我們的到來，紛紛從森林中爬到沙灘上。嗅覺相當靈敏的椰子蟹，知道哪裡有食物，靠著牠敏銳觸角，在包包和鞋子旁探索，一個不留神，就會發現包包裡裝著一隻椰子蟹，或是鞋子不見了。椰子蟹在西方社會被稱為強盜蟹(Robber Crab)不是沒有道理的。不過椰子蟹的目的其實很單純，就只是為了找點食物。會夾走鞋子，很可能是充滿鹹魚味的「香氣」誤導了牠們，以為這也是能吃的食物。當我們打開真正的食物，一群椰子蟹就會靠近我們。平常，島上的椰子蟹吃聖誕島棕櫚的果實與髓芯。別以為椰子蟹是狼吞虎嚥的進食，牠們可是用看似笨拙的大螯，靈巧地將不到2cm大小的果實果皮剝開，再把其中的種子放到大顎咬碎，還聽得到被咬破的種子發出的聲音。大群的椰子蟹也會聚集在傾倒裂開的聖誕島棕櫚樹幹旁，想辦法利用大螯從樹幹的斷面或碎裂處挖出一點樹幹的髓芯，食用這富含澱粉的物質。在Dolly Beach的椰子蟹，只要有人的腳步聲，牠們就會出現在海灘上，因為人的進入，代表食物的到來，不禁讓我想到家中寵物狗，圍繞在腳邊討食的景象，幾乎一模一樣，只是這邊的椰子蟹是貨真價實的野生動物。在Dolly Beach晚上夜深人靜時，千萬不可以將食物留在外面，食物放在帳篷外或置物箱外面的下場就是被椰子蟹吃掉！

與Dolly Beach海灘上的情況不太相同，森林下的椰子蟹，大多藏身在灌叢與礁岩堆中，總是不太搭理我們，只有當天色漸漸昏暗時，一隻隻的椰子蟹才現身。不到幾天，我們不再為路旁與排球大小接近的大椰子蟹驚呼，反而是比手掌還小的或是全身呈深藍色的椰子蟹才會讓我們的眼睛發亮。哇！可愛的小傢伙在這裡唷！早期在聖誕島上的人們也曾捕抓椰子蟹做為食物，不過當人們知道一隻椰子蟹是需要數十年的漫長歲月才能成長到排球的大小，讓很多人改變了行為。當然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國家公園管理處對捕食椰子蟹的罰款很重，因此讓聖誕島上的椰子蟹一隻比一隻還大，顏色也和臺灣的很不相同，背甲顏色偏向橘黃色。不過到目前為止，全世界的椰子蟹都還是同一個物種，即使牠們的顏色差異極大。

惋惜中的動力

夜晚，下過雨後的海岸林特別安靜，聽不見白天的熟悉鳥鳴，我多麼希望此時也能有動物唱歌給我聽。調查接近尾聲的某天夜裡，隱約聽見boobook（姑姑）？…boobook（姑姑）？的叫聲……我壓抑住興奮的心情，在漆黑的森林中靜靜聽著，也試著尋找牠的身影，但是只看得到高聳的森林大樹矗立在黑暗裡，連夜空也被濃密的樹葉遮蔽，要找叫聲來源是更加困難。這叫聲來自聖誕島褐鷹鴞(*Ninox natalis*)，習性十分隱密，所以我這個外行人應該是找不到，但能夠聽到牠的叫聲已經很幸運了。前後待在聖誕島的時間，超過了1個月的時間，看到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畫面，但還有許多特別的動物朋友藏身在島上森林中，害羞地不敢與我們見面。我只期待這些特別的動物不會被那可怕外來種—黃瘋蟻給消滅，從這個島上消失，這樣在我下一次前往島上時，還有再見面的緣分。

美麗的Dolly Beach不只是我的天堂，更是椰子蟹的天堂。